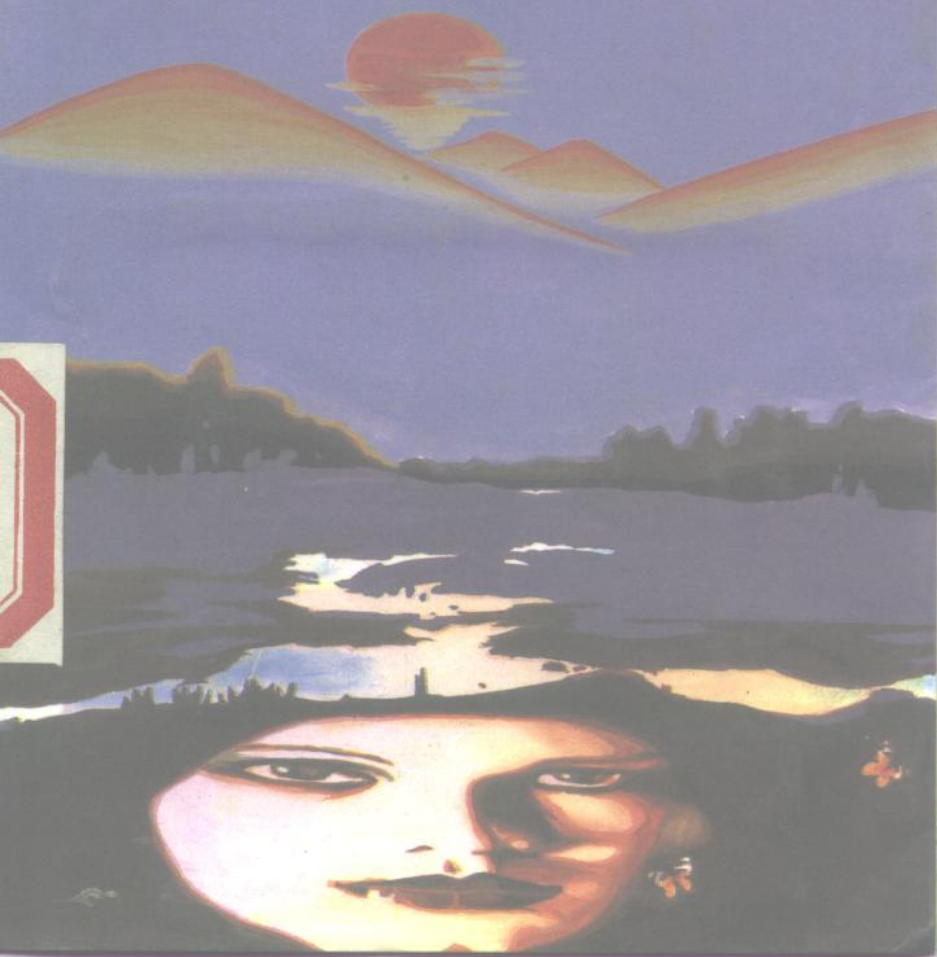


跌梦谷

台湾 刘依萍



跌梦谷

台湾·刘依群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8·北京

跌梦谷

台湾 刘依萍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5 $\frac{5}{8}$ ·117,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065-0/I·37 定价: 1.30元

1.30元



作者像



刘依萍



1986年12月摄于加州

目 录

跌梦谷	1
巨匠的凋零	11
如来何在?	24
苏菲的三个男人	36
太阳不下山	48
挥刀	60
山村之死	73
雨航	85
四海一家	97

177 67/15

行脚	110
木乃伊之吻	127
唯见长河落日圆	142
尘缘无悔	157
逝雨	161
魏哲发疯了?	167

跌梦谷

跌梦谷

我跨下车来，将回程的油钱也付给了司机，尔后不理睬他那狐疑的双眼，往对面山谷走去！

方才自盆地坐上车，急驰地奔往山城，我忍着泪叫他多绕几圈，然后再由这蜿蜒的柏林道而下。司机以为我要下山了，但到路径的弯道我却大喊：

“到龟山去！”

他急转弯地往乌来的方向驾去，我不知往龟山要做什么，但心中却隐藏着那个梦境，也许只是为了不使挫折的自己也被那梦打倒。是故，我要找到那个山谷。

从山下到这个我觉得是“跌梦谷”的车程多远我并不知晓，我只知道我拿了七百五十元的计程车费给他，并附加回程的一百元油钱。我看看钱包只有五十元了。而现在是正午一点！

它其实不算是山谷吧！交错的剑竹林疏疏落落地隐在可见的奇岩巨石旁，两边那说不出树名的枝叶覆盖住前行的坎坷石径，我拨开葛藤蔓延伸得异常茂盛的枝条，那凶恶的石尖草已经沾满了短裤，但我知道这才开始。

有潺潺的水流声，仔细地聆听水源的泉涌是一泻奔放的瀑布，因此我就沿着水流，用那都市人不曾劳动的双手，攀爬在岫嶙诡异的巨石上。有时我是涉水而行，有时我爬上铺满青苔的巨岩，而大多数的时刻是我自巨岩的拒绝下滑倒。那时衣裤全部都湿了，石尖草也扎得我周身刺痛。我知道这个没有人涉足过的谷地是不会有人间世的非议的，所以我脱下了鞋子、衣裤，最后干脆褪下最令人不耐的内衣裤，让自己赤裸地立于天地之间。那堆衣物我放在水流不致溅湿的地方，第一次感觉这么轻松写意地往那瀑布的呼喊声再爬过去！

对一个从来没有登山经验的人来说，赤足空拳、裸裎无拘地攀爬谷地应该是危险的。当我爬累时，倒在一片恰似帝王岩色泽的石块上，凝眸对空而卧。那崎岖不平的石面刺得我疼痛异常，但我却发现了那片千层叠翠后的碧洗晴空！

我眼前的绿多得说不出它们的色彩。有靛紫、翠黄、苍郁、碧墨、青葱。那蓝汪汪的天空美得出奇，连白云苍狗的气势亦是非凡。我躺得忘了背脊的疼痛以及时间的流闪。

突然我发觉左侧有轻微声响。我惊觉地坐立起来，内心的恐惧骇得全身急喘气嘘！

然而在我眼前的却是一对美丽的树蛙！

那对树蛙靠得那么近，就在我的眼前。它们似乎对我也不畏惧，若有情似无意地与我对视。

不敢干扰它们，不敢移动自己赤裸的身躯，不敢期待它们会待多久，但我用微笑来与它们沟通。直到它们对我的好奇终止了，碧绿的身躯一跃，我仿佛才自无何有之

乡返回人间!

太阳已经转移了方向。我仍需找到那瀑布。于是乎脱开了树蛙的美梦再往前爬去!

水流的声音愈来愈大,岩石的青苔愈来愈滑,我借着树枝,捉住树头往那判断的声音奋力爬去。我深知这种跳跃似的行步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稍不小心,就会滑入水潭,而我不知那看似碧茸的小潭水有多深。不十分熟悉水性的我如果掉下去,后果将不堪想象,但是我仿佛看见乱石丛木后隐约雪崩般的瀑布。我决定不顾一切地再爬上去!

手臂已有深深的刮痕,跌宕不稳的脚步仿佛有点困顿。我知道大腿骨的肌肉已青肿了一大片,右脚踝也有点扭伤。然而瀑布是愈来愈近,我不能放弃!

我终于看见瀑布的全貌,它就在我眼前不及十米处。但那瀑布前有很强劲的漩涡水势,被冲刷得平滑如镜的石头不知是否可以踏上去。我固然担心被冲走,可是又毫不思虑地走上去!

水势的确很强,但是我仍然顶得住。一步、二步、三步、四步,我愈来愈接近瀑布,终于全身笼罩在瀑布的呼啸中。我在这只有二百厘米高的瀑布下,赤裸着身躯,用最自然的方式和它亲濡交融!在雾湿盈泪的双眼前我看见二只不同形状的蜻蜓,一只有对紫色的凤翅,一开一合中如同孔雀开屏,另一只则有对墨红圆形的尾翅,展开时有如风蝶。我在冰冷的瀑布下欣赏这对岩石上的蜻蜓,思念方才那对树蛙,激动得几乎哭出来。

太阳已然偏西了,那蓝空已有了默然的色彩。我知道必须再辛苦地爬下去,这一次我再也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我

有如灵活的猴子拚命地滑下来，而没有一丝畏惧。我知道左肘又撞伤了，好象还流了血，然而我依旧安然地来到安放衣物之处。穿好了依旧湿透及满是抓人草的衣裤，往马路上走去！踏上柏油路时我才端视腕上的表，时间是五点半。

我身上只有五十元，且必须徒步到龟山镇上才有公车。一路上我清理衣裤的抓人草，慢条斯理地沿着道路走下去！这条马路寂静极了，竟然只有步履不稳的身影。我不知走了多少时间，到镇上时已是夜幕低垂，而坐在往山下于深山飞驰的公车上我怔怔地望着台北盆地的璀璨灯火，我一直很想流泪，我想说：

“芬霞，我找到了‘跌梦谷’。”

伊 兰 村

和芬霞走到伊兰村的红土平台上，了望埔里镇上的穿梭车影，那郁林苍翠的盆地田畴，排排的甘蔗林，伊兰村里独特的低矮建筑。长发飞扬的芬霞说：

“我喜欢埔里，尤其是伊兰村的那些老人。”

芬霞支着手顶着脸颊，独具灵秀的大眼珠仿佛若有所思。

我们对老人的情感都同一的吧！

那一天，我们在八里安老院遇见了一位百余岁的“老宫女”，她那一口的京片子，标准得令人心酸落泪。只见她布满皱纹的脸，深邃得不知道岁月的痕迹！

“我在光绪身旁，也在娘娘身旁，珍娘娘和瑾娘娘都很

可怜哟！皇帝瘦得令人心疼。后来那些人进了宫殿，什么皇帝、娘娘、太妃都不见了……”

她一路说着，我却只想着她身上所经过的离乱！

“芬霞，你有没有想过老宫女经历过的中国苦难：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军阀乱国、南北对立、八年抗战，而今却在八里的安老院中让外国修女来照顾她！”

“唉！我没有办法想得那么多，因为我不能分担她岁月的颠沛。但！我却想着我的族人！”

芬霞是指伊兰村的平埔族人吧！那个行将褪色的村落，没有年轻人，却只有方头大额黝黑皮肤的老人家。但是美丽的芬霞完全不是这个模样！

她秀丽、尖尖的美人脸，长长的黑发，有着古典美女的气质，就如同以前一位很红女影星乐蒂的模样！

“他们都那么苍老，伊兰村再也没有童年时可见的欢笑及乐趣了！有时我会想到‘庄周化蝶’、‘庄妻扇坟’的故事。我想这人间世有太多幻灭及变化，不论是年岁、种族，在时空中我们其实都抓不到自己！”

我望望她，和着风，也冥想淡水河往八里渡船的情形，而前一晚的芬霞才在妇产科医院躺了一晚。她那苍白发青的脸，有如被污染的淡水河！

“其实我不想，也不后悔，这种人间的挫折并不能打垮我，而只有死亡是绝对的！”

在那朔野风大而四周尽是叠嶂苍峦的埔里平台上，台地的一别就是三个月，我和芬霞在伊兰分手，她南下，我北上！

伊兰和八里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追思不出，但在一

个深得骇人的夜里，我接获了芬霞的死讯！

她死于尿毒！

她家人说芬霞早就知道了，知道这是个不能治愈的疾病。在她不幸流产后，医生就告诉了她，但她却一直不肯说出口，连她的未婚夫在内！

、 人间世就真的有这种跌宕？

我匆忙地南下，在高雄殡仪馆的冷冻库内见了她最后一面。她双颊浮肿，冰冻后尸身的紫青色使得这充满凡士林尸味的冷冻库充满人魂乖离的恐怖。但我抚摸她渗着干冰雾水的眼庞，那么地坚硬，这和原先柔顺温婉的她是多么不同呀！

在追思礼拜中，我木然地挂上白花，想着那天挥手道别时，芬霞说：

“我不要伊兰村，也不要八里安老院，我要去寻找个化梦幻蝶之处，我觉得庄子化蝶实在无稽。他还不了解生命。那蝶是‘跌’，化蝶梦灭之后只是个‘跌梦’，唉！哪天我能找到那个‘跌梦’的地方？最好是一块谷地，而不是个可以了望四周的平台！”

我的身畔是圣谕死亡的伴灵歌，牧师围绕着棺槨，棺槨前有芬霞美得无瑕的笑容，那张相片仿佛是个充满希望的小女孩，她还在想着她的“跌梦谷”。

“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挫折、失意、不快乐，有不断名利的争逐，也有愤怨、不平及说不出的嫉恨，在这么多生存过程中人世倾辄的问题上。人，太重视生存的意义了。但有没有人注视过死亡的命题呢？”

我在恍惚及悲泣中突然听见了这个声音，不是芬霞，而

是主持追思典礼的牧师。接着我望见芬霞随着执绋的人群往前移动，那棺木离我愈来愈远，我在原地动弹不得，脑中尽是伊兰村及无何有之乡般“跌梦谷”的谶语。

弱水三千

那三十颗安眠药吞入肚内后，我依旧可以听到窗外狂风暴雨的怒吼及雨势的飘疾，而为什么意识仍那么清醒？

我在等待着！

我想起纵弱水三千那只取一瓢饮的贾宝玉，我想起黛玉焚帕吐血而亡的凄厉，我想起我佛悲苦以众生为包容的怜惜，而我的眼睛逐渐沉重起来，似乎女娲用那补天后所剩余的石头全部压在我头上。

补天石里有飞花乱雪的极乐世界，有墨黑如死洞的炼狱，八里的渡船头那喷涌似的水流，还有埔里平台上的野风，把我整个人都飞荡起来。那是种既沉重复率然的冲突矛盾，我觉得整个身躯都割裂开来，有时我是坠入炼狱中在那声嘶力竭地狂吼，有时我有如棉絮随风扬起而找不到起落处，而猛回头却是桃花源中的落英缤纷。

来自尘土、归于尘土，应该没有回头一瞥的沧桑才是！

可是这时候我觉得有二个黑白无常在交战。白无常的手抓住我的身躯，黑无常的手扭住我的肢体，他们要把我分裂得支离破碎。二个手掌都顶住我的鼻梁，我不住地吐！吐！吐！吐得肝肠都移了位，那五脏六腑有如被碎骨机猛搅，头颅的每根神经似有万千毒蜂钻刺，我飘游在太虚幻境的最黑暗处，警幻仙姑并没有来点化我！

这是另一个狂风暴雨吗？我已然满身赤裸、鲜血淋漓，我仿佛吐出了最后一口血。

昏迷了吗？是在梦境中吗？怎么没有当初试剑七尺厉冰雪的威武了？全身已然乏力了，睁不开双眼，但知道眼前有舞动的人影。那飞飘的人是不是都成了仙了？

而我却见到了芬霞的微笑！

三年的流光呀！当我在与生死交斗时，她竟用微笑来凝视我，似乎还含着嗔怪，也有着不忍，那笑！有如在埔里台地最后的一刻，她依然想着人间的“跌梦谷”。

三年了！原来我依旧在红尘人间。

狂飙乱吼的风依旧困扰着我逐渐清醒的耳朵，我才逐渐地知晓这还是台风的雨夜。我不能理会暴躁跋扈的疾风狂雨，但我清楚地知道鼻口插着管子，而那一定是白色的，我的左手吊着点滴；飞飘的人影成为嘈杂的聒噪声；有哭声，有喟叹，有人不断在呼唤我的名字，有人在身边轻语！他们是在惋惜我为何轻生吧！但我的浑沌世界中只有芬霞责备似的微笑及一掠而逝的“跌梦谷”！

那是二个人最亲昵相知的无语承诺——我们的“跌梦谷”。而我却是那么轻率的失之交臂呀！

我在医院躺了一天，抓掉那些针筒及管子，医生要我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我盖了手印。

虽然身躯虚脱得不得举步，我依旧搬离了山城，离开那枫红满天的枫林道，离开满室的书，丢弃夜幕低垂后散步的闲逸，我坐上山城的车，车子一如往常驾下山来，那因着台风过后满天瑰丽的云彩在接近黄昏时的璀璨夺目，我拼着泪、忍着泪，泪依旧狂泻下来。

必须在市廛中找回一片更生的净土，去离弃那伤心的往事，扬弃纵然是锥心刺骨的不舍；而我仍需去寻找我的“跌梦谷”。

每一夜我做同样的梦，有时是芬霞的笑，有时是谷中的幻化，我仍需用安眠药强迫自己入眠；可是我知道有一天我需找到它，那是芬霞三年未竟的心愿，也是她自死神手中强迫我回归的意愿；幽明相隔，倏忽三年，另一个世界的芬霞原来未曾忘却我们的诺言。

曲 终 人 散

困顿地走下车来已是万家灯火。左肘的鲜血已经干了，衣裤的抓人草似乎还有丝丝的恋栈，我流泪说：

“芬霞！我找到了‘跌梦谷’。”

在这污浊的台北盆地，即使是车水马龙、万紫千红，都没有我心灵中那山城的洁净及“跌梦谷”的幻化，这三个世界我同时侧入，而今却有曲终人散的凄怆感！

我不敢深思今后拥抱山水的情怀，我不会虚无到去卡拉OK唱着“最后一夜”，我想着一首诗，那诗人的姓名我已忘了，我只记得他说：

我独立在风中无需依恃，
恐怕难等到那一刻！

现在依旧是阴历七月吧！如果芬霞有意，今夜她应来找我，而我们将醉天醉地醉五更地倾谈！

我想即使在曲终人散的悲歌中，人间仍有藏身之处！
哦！芬霞！今夜是否已曲终人散了？